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精粹普及本



牛 虻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四部长篇小说文庫



主编：刘以林

牛 虻

著者：〔英〕伏尼契

译编：诸梦凉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总 序

人生迢迢时光中，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

古人云：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幘，进盘殄，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巍巍乎天生百物矣，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衍为此百部长篇，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

在一切文艺作品中，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唯其道法自然、现实与意识，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其磅礴、包容、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不论我们为工、为农、为兵、为官、为学、为商，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只要开卷一阅，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准会一任松林来到

案头，百鸟飞临窗口，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只是，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一般读者也难卒读。鉴此，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撮其精华，保其意韵，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余为外国小说，以小说的品质而言，皆为卓世极品。

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虽仅百部，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如百条河、百座山、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而且永远。读小说是好的，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

刘以林

1997 年 7 月，北京

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

简 介

《牛虻》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1864~1960)所著的长篇小说,1897年在伦敦出版。

《牛虻》的主人公亚瑟生在意大利富商勃尔顿家里,他实际上是勃尔顿的后妻葛兰第斯与神父蒙泰尼里的私生子,对此亚瑟一无所知。上大学时,亚瑟参加了“青年意大利党”,因在一次忏悔中泄密而被捕。后来他发现自己的生父竟是他最崇拜的蒙泰尼里神父,这使亚瑟认清了教会的虚伪和阴险。同时他又被女友琼玛误认为是叛徒。在双重打击下,亚瑟流亡到南美洲。十三年后,他又回到意大利,以“牛虻”的笔名写文章抨击教会。在一次偷运军火行动中,牛虻不幸被捕,受尽酷刑,拒不招供。见牛虻不降,蒙泰尼里放弃了刚刚找到的儿子,同意军事当局杀死牛虻。小说描写了牛虻如何从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的历程。

第一卷

1

六月里的一个炎热的傍晚，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正在翻查一大叠讲道文稿。为了不让热气进到屋子里来，百叶窗半掩着。神学院院长蒙泰尼里神甫把笔停了一下，慈爱地看着亚瑟。

“你找不到吗？没关系，这一节我要重新写的。”蒙泰尼里的声音很低，但圆润、响亮，像银子般纯净。

“不，神父，我一定要找到它。你就是重新写，

也不会跟原来的一样了。”

蒙泰尼里继续写文章。街上传来小贩的叫卖声：“草莓子啊！草莓子啊！”

亚瑟终于找到了那一节文字，迈着柔软的步伐向神父走来。他是一个瘦削的小伙子，长长的睫毛，敏感的嘴角，纤小的手和脚，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过分精致，轮廓鲜明。要是静静地坐在那儿，人家会当他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姑娘；可一行动起来，他那柔软敏捷的姿态，就要使人联想到一只驯服的豹子了。

“真找着了吗？要是没有你，亚瑟，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现在我们到园子里去吧，我来帮你做功课。”

这儿，从前是一所修道院。两百年前，这园子一定很整洁、漂亮，现在已经荒芜、颓败。他们在一棵大木兰树旁的木凳上坐下。

亚瑟并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他在大学里学哲学。但蒙泰尼里对他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所以他时常跑来向他的“神父”求教。

蒙泰尼里解答了亚瑟的问题之后，留他多耽一会儿。

亚瑟背靠树身，从阴暗的枝叶间仰望天空中第一批暗淡的星星。他那双深蓝色的梦一般的眼

睛，太像他的母亲了。蒙泰尼里转过头去，躲开那双眼睛。

“你本不该这么急着进大学的，”蒙泰尼里说，“昼夜看护病人已经把你累坏了，当时我应该坚持要你彻底休息一下，再离开莱克亨的。”

“啊，神父，母亲一去世，我就再也不能在那屋子里耽下去了。裘丽亚会逼得我发疯的。”裘丽亚是他异母长兄的妻子。

“我懂，”蒙泰尼里温和地说，“可你要是能接受那位英国医生的邀请，在他家里住上一段，那就好得多了。”

“华伦医生一家人都很好，可他们不了解我，他们只是怜悯我，安慰我。当然，琼玛不是这样，我们从小到大，她总能理解我。而且那个市镇上的一切都让我想起母亲，不由得伤心……”亚瑟从一茎低垂的毛地黄枝条上捋下了几朵花，把它们放在手里，神经质地不住地揪压着。

悠长而深沉的静寂，使亚瑟不禁抬起头来，借助黄昏最后的光亮，他看见神父的脸上是怕人的惨白。亚瑟仿佛是无意间闯进圣地了。“上帝啊！”他想，“我在他身边显得多么渺小和自私！即使我的不幸是他自己的，他的伤感也不过这样吧。”

一会儿，蒙泰尼里抬起头来，说：“我不会强

迫你回到那儿去。可你得答应我，等暑假一开始，就彻底休息一次。哦，八月中旬我打算去登一次阿尔卑斯山，你愿意同我一起去吗？”

“神父！”亚瑟拍起手来，“我一定要跟你一同去。只是……”

“你想勃尔顿先生会不答应吗？”

“不，他不过是我的异母兄长，我看不出为什么一定非服从他不可。他待母亲又一直不好。他们也一直都恨我，不管我怎么做也是一样。再说你是我的忏悔神父，詹姆斯怎么能真的反对呢？”

“可他是新教徒，你最好还是听听他的意见。我的孩子，不管人家恨你还是爱你，都要检点自己的行动。”

2

詹姆斯·勃尔顿先生并不愿意亚瑟跟蒙泰尼

里一起去瑞士漫游，但他不便阻止，他怕亚瑟会认为这是出于宗教或血统的偏见，而勃尔顿一家一向是以具有开明的容忍精神为自豪的。当初，老勃尔顿先生与其女儿的家庭女教师结婚时，詹姆斯和汤麦斯兄弟虽然感到忿懑，也还是以容忍为怀；对继母葛兰第斯和她的儿子亚瑟，也尽了他们自己认为应尽的责任。他们并不假装喜爱亚瑟，但为了表示他们的慷慨，毫不吝啬地给他零用钱，并听凭他自由自在。所以，这回亚瑟在詹姆斯的复信中收到了一张支票，并被允许在假期里随意行动。这样，亚瑟就同蒙泰尼里一起出发去阿尔卑斯山了。

他们本想在日内瓦多住几天，但亚瑟一见到那些拘谨整齐的街道和沸沸扬扬的人群，就皱起了眉头。

“你不喜欢这儿吗，亲爱的？”

“是的，这市镇有一种十足的新教徒派头，它使我想起裘丽亚来了。”

蒙泰尼里笑了起来，说道：“那么你高兴到哪儿去呢？我无所谓的，我的假日只是为了使你快乐。”

“你看，埃维河流得多么急切啊。如果你随便到哪儿都无所谓的话，我们最好就沿着这条河回

溯到它发源的地方去。”

第二天早晨他们向夏摩尼出发了。一路上，亚瑟对于景色的变换特别敏感，他时而沉入狂欢，时而变得严肃而沉默。当他们逼近积雪的山顶时，亚瑟又堕入了梦一般的恍惚状态，那样子是蒙泰尼里从未见过的。亚瑟和这些高山之间仿佛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

积雪的山峰在落日的反照中燃烧着。亚瑟一连几个小时躺在呼啸的松林之中，一动不动地凝望。直到那片红光从山峰的绝顶消失之后，蒙泰尼里才碰一碰他的肩膀，把他唤醒过来。他们一起回到他们准备住宿的那所牧人的小屋去。

第二天早晨，蒙泰尼里醒来，亚瑟已经不见了。原来他不等天亮就到山上的牧场去了。早饭时候，亚瑟飞奔回来，光着头，肩上驮着一个三岁模样的农家女孩子，手里拿着一大束野花。

“啊，神父，多好玩啊！太阳升起的时候，山景是这么壮丽，露水又这么浓！”亚瑟快乐地喊叫着，与那个严肃而沉默的亚瑟判若两人。

“我现在饿了，也要弄些东西给这小家伙呢。”亚瑟坐下来，把小女孩放在他的膝上，帮她把花整理好，“神父，她叫安尼脱，她还有一只小乌龟

”

“快去把湿衣服换掉，你要受凉的。”蒙泰尼里说着，把小女孩接过来。

等亚瑟回来吃早饭时，他看见小女孩早已坐在神父膝头，咕咕呱呱地谈她那只小乌龟了。蒙泰尼里饶有兴致地跟小女孩玩耍，抚摸着她的头发，欣赏她那宝贝小乌龟，并讲些惊奇的故事给她听。

“我还不知道你会跟孩子们这样玩儿呢，神父。”亚瑟说道，“那孩子的眼睛一直是不离开你的，你知道吗？我想说的是——我以为教会不允许教士结婚是一件可憾的事。我敢断定，神父，假如你不曾宣过誓，假如你已经结过婚，你的孩子们一定……”

“嘘！”

这轻轻的一声是突然迸发的，随后的一阵静默似乎格外深彻。

“好了，”蒙泰尼里又恢复了他温和的声音，“我们还是谈谈别的事吧。”

3

正月里的一天，亚瑟去神学院还书，得知蒙泰尼里下礼拜二要去罗马。蒙泰尼里说，虽然他还会回来，但也许要脱离神学院了，因为他已经被任命为主教，只不过是命令尚未公布。蒙泰尼里说，之所以必须去一趟罗马，是因为还没有决定到底是到阿平宁山区去做正主教，还是留在比萨做副主教。

亚瑟离开神学院，到了大学生们集会的地方。他走进那间屋子，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华伦医生的女儿琼玛。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玩耍，近几个月来，琼玛变化很大，看上去已是一个成熟的青年妇女了。但她仍是女学生的打扮，一身黑色的衣裳，胸前插一枝柏树叶，那是青年意大利党的标识。她的眼睛注视着地面，正聚精会神地听一

个人讲话，那样子，在亚瑟看来就像一个自由女神的化身。

等与她讲话的那个人走开，亚瑟就走近她打招呼：“你在这儿，琼！”

她吓了一跳，道：“亚瑟！啊，我不知道你……在这里面！”

“我也没想到你。琼，你是什么时候起……？”

琼玛告诉亚瑟，她不是党员，只不过为青年意大利党办过几件小事，是莱克亨党支部的组织人卡洛·毕尼介绍她来的。

开会了。演讲者的演讲题目是：理想的共和国以及青年们应该为这共和国去努力承担的责任。亚瑟怀着虔诚和钦佩的心情倾听着，恨不得一口就把那些思想整个吞下去，这时的亚瑟还非常缺乏批判能力。会散了，亚瑟送琼玛回家。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亚瑟突然说：

“你今年十七岁了，是不是？”

“去年十月就满十七岁了。”

“我一向都知道你，不像别的女孩子那样一到成年就想上跳舞会什么的。琼，亲爱的，我真是常常在想，你会不会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你刚才说，你是在替毕尼工作？”

“不，是替波拉，就是刚才同我谈话的那个

人。”

“你跟他很熟吗？”亚瑟略带一点妒意。因为他曾与波拉争着做一件工作，结果执行委员会把它交给了波拉。

“是的，而且我很喜欢他。他曾在莱克亨住过。”

“琼玛，你能来参加我们一道，是我最高兴的事了——你，再加上神父。”

“你的神父？可是亚瑟，他是个教士呀。”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团体里也有教士。如果所有的人都配享受自由并肯负起责任，那就谁都不能奴役他们了。教士的使命就在引导世界向更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前进，一切革命家中最伟大的一个正是基督。”

琼玛皱起了眉头说：“亚瑟，你的逻辑总有什么地方搞错了，教士只宣传宗教信条，我看不出那跟赶走奥地利人有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和父亲谈起了天主教教士，他说……”

“琼玛，你父亲是个新教徒。”

停了一会儿，琼玛说：“好了，我们过去常常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事争吵，现在我们犯不着再为这个争吵了。亚瑟，你觉得刚才的演讲怎么样？”

“他强调我们必须实现那个共和国，不要光是梦想它，这让我很高兴。”

“但是，他始终没有告诉我们实际上应该怎么办。”

“可我们必须忍耐，这巨大的变革不是一天能成功的。”

“一项事业的成功需要的时间越长，就越有理由立刻动手去做。意大利已受尽了欺侮，现在需要的不是忍耐，而是要有人站起来，来保卫他们自己……”

“琼，要是忿怒和热情能够拯救意大利，她应该早就获得自由了。意大利所需要的不是恨，而是爱。”

当他说到最后一个字时，一阵红潮涌上了他的脸，琼玛并没有注意到。

4

亚瑟回到宿舍，心情无比快乐。武装起义的时刻已经不太远了，现在琼玛又是他们的一个同志了，而他是爱她的。神父呢，他将要亲眼看到共和国的实现，因而相信它了。

第二天，他来到神学院，蒙泰尼里把他介绍给新来的院长。蒙泰尼里显得疲乏、厌烦，看到亚瑟时不但不像往常那样立刻兴奋起来，反而显得更加阴郁。

卡尔狄神父，一个外貌慈祥的老教士，立刻和亚瑟攀谈起来，谈得那么自然亲切，显得他对大学生活是很熟悉的。

卡尔狄神父走后，蒙泰尼里说：“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我非常喜欢他，不，我还……还不能